



诗苑折枝

郑乃斌

江苏人民出版社

7051

0008661

5000



诗苑折枝

郑乃臧

江苏人民出版社

诗苑折枝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6 印张3.28 插页2 字数74800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10100·400 定价：0.34元

责任编辑 周惜晨

目 录

序·····	田间 (1)
诗情的基础：生活·····	(4)
情至与文至·····	(8)
炼识如炼金·····	(13)
“转益多师是汝师”·····	(18)
从民歌中吸取养料·····	(22)
艺术技巧从哪里来？·····	(25)
诗与形象思维·····	(29)
谈“传神”·····	(32)
景与情·····	(37)
泪水的容量·····	(41)
——兼谈诗的开掘	
“风景画”与“风俗画”·····	(47)
诗如看山不喜平·····	(54)
“横看成岭侧成峰”·····	(57)
“画龙点睛”一法·····	(60)
回避与超越·····	(65)
叙事诗的“叙”·····	(72)
抒情诗的细节描写·····	(78)

关于爱情诗的断想	(82)
用“典”琐谈	(90)
炼字炼句与雕章琢句	(101)
音韵天成 妙合自然	(107)
——谈诗歌的音乐美	
把你的韵律安排得艺术些!	(112)
——再谈诗歌的音乐美	
“对我作教育，似开批评会”	(121)
——关于人民内部的讽刺诗	
小议诗歌的翻译	(129)
后记	(133)

《诗苑折枝》序

田 间

今年国庆节期间，乃臧同志来信，嘱我为他的诗论，写篇读后感。我表示愿意试试。

粉碎“四人帮”以后，当前我国思想界、文艺界正处在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三年来，文艺上已经有了许多新的尝试，新的突破与收获。《天安门诗抄》以及艾青等同志的某些新篇，我是曾经赞扬过的。中国的新诗，正在日益前进中，它还有一个更光辉的未来。自然，也还会有一些新的课题，要求我们继续去探索。

我正在阅读高尔基的《论文学》。高尔基在《谈谈〈诗人丛书〉》一文中，除了谈到诗人的其它任务而外，还特别谈到“必须知道创作技巧。懂得一件工作的技巧，也就是懂得这一工作本身”。我觉得乃臧同志的《诗苑折枝》，正是对这方面作探索的。这对于诗歌的创作与鉴赏，是一件有益的工作。

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要继续扫除林彪、“四

人帮”在文艺上的流毒；同时要面对现实，歌颂我们应该歌颂的，批判我们必须批判的，两者有时又是分不开的。读者要求听到人民心中的声音，要求知道真理，而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我们的祖国，在经过林彪、“四人帮”一场大浩劫之后，于清扫基地的同时，又奔向了新的征途；显然这是应该寄希望于有志于改革事业的人们的。

这里有一点，是我们所关心的，即诗作者要敢于向古今中外优秀的诗歌艺术学习，要敢于向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艺术传统学习。学习它们，正是为了发展自己，丰富自己。我自己就是很早向外国学习过，也向古典诗歌和民歌学习过的。现在我还不断翻阅拜伦等人的著作，甚至国外的民歌，使自己尝试把一些传统的东西有所改革，为新的时代工作，为新的群众工作。对于传统的东西，我们不能照搬，总是要有所改革的。有了继承的愿望，才有改革的志愿。有了改革的行动，才有真正的继承。对于继承传统的东西，高尔基又引用了列宁的话：“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旧’，我们就要撇开真正美的东西，抛弃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呢？”

说到“发展”，这是一个新的境界，一个广阔的境界，每一个诗人都可能以自己独特的创造，贡献于集体，贡献于人民，贡献于艺术和这伟大的新时期。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双百”方针又给我们提供了前进的保证。在这方面，应该说的，当不止此。

乃臧同志多年来研究诗歌，一九五九年我就读过他一些关于新诗歌发展问题的文章，一九六一年又读过他对拙作《赶车传》等的评论。近年来，他又在《诗刊》、《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披露“一题一议”的诗论。他现在采取的这种“一题一议”的方法，类似“解剖麻雀”，具体而活泼。我喜欢这种尝试。它有时也有说不到之处，那是读者可以谅解的吧？《诗苑折枝》，枝就不是一棵树，不是一棵树上的每一枝。至于见解是否正确？那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果我的想法不错，希望作者的这种努力，再接再厉，为我们诗界，增添一些参阅资料。他山之石，不是可以切磋的吗？

新的长征开始了。我们除写作之外，也多么需要研究一些新情况呵。诗的题材是比较清楚的，万紫千红，百花争艳。前面提到几句有关诗的技巧的话，当然也不外是要求万紫千红，百花争艳。因为技巧，过去谈得少一些，所以特别谈几句。技巧来自内容。诗的意境，不知是否属于技巧范围，意境直接关系到生活，作者如果是熟悉生活的，那他对于诗的构思、以至主题思想等方面，就会有更突出的表现，就会有更鲜明的色彩。

我的这篇读后感，虽不“一题一议”，但也毕竟属于诗苑中的一叶。偶然写来，挂一漏万。只不过是给《诗苑折枝》作者一点促进罢了。

一九七九年十月记

诗情的基础：生活

大凡富有深刻的艺术概括力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的好诗，总是有它丰厚、坚实的生活作基础的。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缁衣。

这首诗是鲁迅先生得到殷夫、柔石等被杀的消息之后，昂首怒目，愤然命笔，用满腔热血灌注而成的。它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深刻地揭露了反动派屠戮人民、压迫言论的黑暗统治，反映了鲁迅在白色恐怖下始终坚持战斗的艰辛生活以及和敌人血战到底的钢铁意志。郭沫若同志称赞它为“大有唐人风

韵，哀切动人，可称绝唱”^①。请参读参读鲁迅先生当时的一些杂文、日记、书信吧，我们分明可以窥见，不仅这首诗的整个立意深深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中，而且象“挈妇将雏”、“老母饮泣”等细节也都完全是生活的写实。我并不是说诗歌的艺术形象要照抄生活的真实，而是强调诗歌的艺术形象必须以丰厚、坚实的生活作基础。从实际生活出发去抒情达意，悲喜在内，啸歌以宣，必然有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高尔基要求诗人必须“更接近生活，直接利用生活的提示、形象、画面，利用生活的颤动，它的血和肉”^②，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生活似海，诗情如潮。真正的诗意，诗情，诗味，诗美，都存在于丰富多采的生活中。李白遍历名山大川，才写出那么壮丽的祖国大自然的风貌。杜甫两次流亡，足迹半天下，接触了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才那样深切地刻划了人民的疾苦。岑参、高适的边塞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记李将军。”直抒胸臆，以征战卫国为己任，爱国热情溢于言表。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寓情于景，把边疆作为实现自己壮志的场所，战斗风云孕于行间。“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那塞外的严寒，战斗的艰苦，描写得非常生动贴切。要是诗人没有丰富的戍边经

历，不是身临其境，怎么写得出这样富有表现力的诗歌！晋代民族英雄刘琨之所以能在《答卢谡》中倾注了那么浓深的悲凉慷慨的爱国之情，在《扶风歌》中塑造了那么真切动人的抗胡英雄的自我形象，难道不正是与他早年闻鸡起舞以及后来都督并、冀、幽三州军事的斗争经历息息相关的吗？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之所以能写下象《破阵子》、《京口北固亭怀古》那样雄视千古的名篇，不也正是与他济南起义，一生抗金，“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戎马生活紧紧相联的么？当代的无产阶级诗人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为人民革命战争留下了如此壮阔鲜明的画卷，也是和他们非凡的斗争实践分不开的。老诗人臧克家谈写诗的体验说：“有了战斗生活的蕴蓄，有了对生活的深厚、真挚的热情，到一定时间，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你无意去寻诗，诗却来碰你。诗情象满溢的塘水，你无法遏制它的倾泄。”^③这是包含着真知的经验之谈。

我们有些诗歌往往失之于浅薄、空泛，缺乏鲜明的个性：或热衷于堆砌“革命”的词藻，或沉溺于脱离现实的夸张和幻想，或神往于空洞浮泛的“豪言壮语”，或习惯于把形象与个性消融于原则之中。问题的症结主要还在于缺乏丰厚、坚实的生活基础。恩格斯主张艺术不应该有“任何装腔作势”，而应该“一切都是真正生活的流露”^④。马克思反对诗人“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

筒”^⑤。没有对生活的深入细致的观察与体验，是不可能生动地反映我们时代的。要写出富有深刻的艺术概括力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的好诗，诗人就应该进一步开拓生活的视野，投身火热的斗争，在深入生活上下功夫、花气力！元好问《论诗绝句》云：“不信骊珠不难得，试看金翅擘沧溟。”诗人只要能舒展金翅，去搏击生活的海洋，是一定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诗章的。

①参见《沫若文集》（八），第423页；

②《高尔基文集》第29卷，第370页；

③臧克家：《忆向阳·序》；

④《给约翰·迪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二），第474页；

⑤《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1页。

情至与文至

黄宗羲说：“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①一语破的，切中了诗歌创作的肯綮。

周总理逝世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涌现出大量的好诗，决不是偶然的。古人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这些诗歌的作者中，有的是革命的老干部，有的是年轻的工农兵，有的是革命知识分子，有的是国际友人……。他们在不同的国度，用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寄托同样的哀思。他们中间当然不乏象郭沫若、赵朴初、光未然、臧克家等在诗歌创作上有卓越成就的诗人，但是也有许多是搞政治的、搞理论的、搞科学的、搞技术的……。有些人可能从来没有写过什么诗，然而他们那些悼念周总理的诗篇，却同样是很美很感人的。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其《与元九书》中写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我想，这些悼念周总理的优秀诗篇之所以感人至深，主要在于作者情深意真，对周总理充满着深厚而浓烈的阶级感情。正是这种激情的奔腾、激情的

爆发，才能使我们的思想感情受到莫大的震撼，从而产生一种心往神追的感觉。

一切艺术作品都应该是灌注了作者的深厚的感情的，而诗人尤其是应该具有丰富的、强烈的感情的人。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才能对生活产生敏锐的感觉，使写出来的诗歌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能深深地打动读者的心灵，引起强烈的共鸣。没有真意深情，就不可能写出感人的诗文。感情又是实践的产物，是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反映。所以，当诗人满怀激情写出好诗的时候，也一定是他结合先进的立场观点去评价生活，而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的时候，也必然是他根据进步的美学观点和明睿的理智对事物表现出正确的是非爱憎的时候。郭沫若怀念周总理的《念奴娇》和《七律》，用精炼、凝重而朴质的语言，高度概括了总理伟大的一生。“光明磊落，与导师，协力、同心、共命。五十余年如一日，不断长征、跃进。统一九州，抗衡两霸，中外人敬爱。一朝先谢，五洲热泪飞迸。”“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难道不是对总理最崇高、最恰当的评价吗！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一旦巨星隐翳，人民感情的潮水放纵奔流，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得住呢？“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亿万人民对总理的海一样的深情，完全倾泻到了诗的形

象中。茅盾的《周总理挽诗》：“万众号咷哲人萎，竞传举世颂功勋；灵前恸极神思乱，挥泪难成哀挽文。”从亿万人民的“号咷”写到自己内心的极度悲痛，字字血泪，哀切动人，敬爱之情溢于言表。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反复咏叹，高山、大地、森林、海洋，整个世界遥相呼应。“总理呵，我们的好总理！你就在这里呵，就在这里！”“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情意的真挚、深切，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爱与憎，往往是感情的两个方面。人民对周总理爱得愈深切，就必然对“四人帮”恨得愈强烈。就在这总理逝世，全国、全世界无不为之悲恸的时刻，魔鬼发出了狞笑。革命人民对总理的悼念，受到了“四人帮”的禁阻和压抑！参加吊唁的人受到追查和迫害；哀悼总理的一切诗文都不许发表。悲歌被压抑，怒火难熄灭！眼泪咽下肚，怀念更深切！

“抽刀断水水更流”，这种爱与憎的感情，就必然会紧密结合，被熔铸进悼念周总理的一些优秀诗歌中。“阶级敌人怕您恨您陷害您，人民群众对您更爱更尊敬！”光未然在《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中的这两行诗，就喊出了积压在人民胸中的心声。他在另一首诗《惊心动魄的一九七六年》中，愤激地呼喊：“悲痛的泪水洒遍祖国大地，点点滴滴都是复仇的火焰，单等华国锋主席一声号令，都变成怒涛滚滚烈火燎原。”正因为这样，所以诗人深情

地回忆：“同志们早就殷勤地互相叮咛：可得要搞好身体，练好腿劲，单等到‘四人帮’覆灭之日，好参加这样热火朝天的游行。”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诗人在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激动地引吭高歌：

“我要重新磨炼我的诗笔，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且清一清我嘶哑的喉咙，能响亮地喊几句口号也行！”我在吟咏这些诗句的时候，忍不住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这是真正出自肺腑的声音！恨，恨得那么强烈；爱，爱得那么深沉。这种鲜明爱憎感情，不仅仅出自一个诗人的笔下，而且为许许多多悼念周总理的诗歌所共有。光未然的诗只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而已。

唯有一片至情，可歌可泣，才能发为至文，动天地而泣鬼神。虚情假意只能使人恶心。“四人帮”为了刁买人心，曾经扮演过“致哀”、“拥抱”、九十度鞠躬和无泪偏要擦眼角的丑剧。这种假象，一看就穿，一戳就破。人民无不嗤之以鼻，更为加深对这伙人面豺狼的鄙视和仇恨。诗歌也是这样。想想在“四人帮”控制下的那些所谓“诗歌”吧！那装腔作势的姿态，那虚假空泛的感情，那令人望而生厌的陈词滥调和东拼西凑的韵脚，给以人们的是什么样的感受和印象呢！没有深情真意，只从外在的表现形式出发进行诗歌创作，这种作品是没有灵魂，没有生命力的。马克思指出：“我们的专事模仿的诗人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②。

他还批评消极浪漫主义诗人沙多勃里盎“在文体本身中，虽然用了一切人工技巧，却时常显出一种虚伪来”^③。没有深情真意，就不可能铸成佳诗。让那些洋溢着革命人民深情真意的悼念总理的优秀诗章，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上吧！

①黄宗羲：《明文案序》（上），《南雷文约》（四）；

②马克思：《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9页；

③《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第241页。